

暴富传奇

古流◎著

让“小人物”带您见识暴富背后的江湖智慧



一部关于金矿的百科全书

看主人公如何用一个“虚无缥缈”的金脉传说

从50万赚到5个亿

从此，天下没有不赚钱的生意

黄晓阳 | 浮石 | 许开祯 | 唐达天 | 洪放 联袂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富传奇 / 古流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2.10

ISBN 978-7-5120-0703-1

I. ①暴… II. ①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048 号

暴富传奇

作 者: 古 流

责任编辑: 杜 语 李津红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作者简介:

本名欧兵，笔名古流，湖南长沙人，大学文化。

本人曾在许多行业留下过足迹，有过成功，也曾面临一败涂地，但屡败屡战，如今奋斗在祖国的大西北，目前从事矿山开发行业。

2010 年曾出版商战小说《拍卖师》，揭示的是目前拍卖行业的现状，由天津聚石文化图书销售公司策划，实际销量约在三万册左右。

内容简介：

资城市国土局即将公开拍卖鹰嘴崖金矿探矿权。刘流、尹重和罗东的表弟罗丹意外地在废弃的金矿洞中找到了明金。地质专家与带路的老矿工一致推测老洞子底下肯定还有一条含金矿脉存在！保守估计，贮量黄金的金属量将达到5吨，价值5个亿！

他们的地下夺宝事业就这样开始了。充满着风险和暴利的矿山行业，方兴未艾。运气好的人找得到富矿而一夜暴富，不得法的人顷刻之间一贫如洗，贫穷或富贵，像是一场豪赌，输赢就在朝夕之间。

一场围绕鹰嘴崖地下黄金的故事展开了……

编辑推荐:

一部关于金矿的百科全书

让“穷小子”带您见识暴富背后的江湖智慧

看主人公如何用一个“虚无缥缈”的金脉传说从 50 万赚到 5 个亿的传说

从此，天下没有不赚钱的生意

引子

民国七年，军阀割据纷争四起。

位于湘贵川交界的水路要道灵水镇上张家大院，一代茶王张鸿先生被排帮“瓢七爷”勒索巨额赎金后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长子及大太太道：鹰嘴崖之地穷山恶水，实则地下深藏金脉，尔等当寻得宝藏，重振家业造福一方，有违此言者谓之不肖，中饱私囊者永世不得入祠堂族谱……

近百年之后……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争夺探矿权

第二章 茶王的宝藏

第三章 千年老龟和藏宝图

第四章 意外的发现

第五章 中州之行

第六章 淘金的老外

第七章 暗算

第八章 探路

第九章 爆炸案

第十章 斗智

第十一章 梅山坳

第十二章 刘副厅长

第十三章 one night

第十四章 金脉

第十五章 氢化池

第十六章 白热化

第十七章 赌命

第十八章 另一个局

第十九章 重新开始

第二十章 另外布局

第二十一章 张家村金矿

第二十二章 谜底

第一章 争夺探矿权

1

最近，CCTV 连续报道了一条新闻：美元持续贬值，引发欧美股市和汇市大幅震荡。毫无疑问，投资者们将会转战国际黄金期货市场，“纸黄金”的价格已经蓄势待发，不久将会掀起一轮狂涨的风暴。

华南某山区，一堆石头摊开在刘流的眼前。

摸上去，还带着来自地底的潮湿和冰凉，石块中夹杂着星星点点呈黑色、黄色的矿物，平凡得就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平的女人。没什么特殊的啊！刘流仰天长叹。在这之前他和兄弟们说过：这段时间以来，我和黄色的东西很有缘分，别想歪了啊，色情行业里那些当然不在此列！比如初次结识黄晓娜，她就奋不顾身地喜欢上了我，还拉着我上了她的床……她姓黄，是个黄头发的漂亮女人；这一次我们要找的是金矿石，书里称为黄金的孕床，也带有一个黄字。你们放心，我们肯定能挖到第一桶金——货真价实的黄金！他最后强调。但是，现在他闭上了眼睛，第一次觉得缘分这东西是多么的不靠谱。

不远处是水库，浅滩处是一个绝好的淘金场地。尹重正挥舞着双手指挥一个驼背老矿工赶紧开始淘洗，罗丹身高体胖，见状忙提起那一筐石头就跑。水库边上，老矿工把石头倒进了金盆，拿起耙子翻动了十几下，借着水的浮力来回拖动起来。众人呆呆地注视着翻滚的石头，心也随着摇动。

金矿石大都呈马牙状，俗称“马牙石”，它们被敲碎，淘洗几次后丢弃在水里，不一会儿石头越来越少，越来越细。借助浮力，比重大的将会留在最底层的槽子里，那道理谁都懂。慢慢地，金盆轻了很多，只剩下厚厚的细沙，老矿工的动作却越来越慢。水漫过细沙，他稍微用力一拖，上面一层就被分离了出来，反复多次以后，细沙变成了黑色的细粉。偌大一堆石头只剩下薄薄一层，他拿了块磁铁吸去了铁质氧化物，金盆里只剩下几枚颗粒，谜底马上就要被揭开了，三个人急忙凑上前去。

只见一颗黄色的、绿豆般大小的金属静静地躺在凹槽里，它身上带着因被挤压而形成的棱角，显得那么孤傲和尊贵。三个针眼般的小洞里面填满了黄色粉末，凭借对矿物的了解，刘流知道那是硫化物，是岩金的标准特征之一。黑色的六面体颗粒是伴生矿，同样是沉甸甸的，应该是锑矿石或者钨矿石的结晶体。

刘流小心地捏起那枚颗粒，金子在晨光的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整个矿区好像立即明亮了起来。远处，群山的主峰上耸立着一块鹰嘴状的巨石，远看近看都格外醒目。因为有了那块巨石，这里就叫做鹰嘴崖，这个金矿被命名为鹰嘴崖金矿。半个月前他们开始抽眼前采金矿洞里的水，现在总算是得偿所愿了。老矿工淡淡地说：这是明金，老人们叫“山金”，河里的就是“水金”了，拳头大小的是狗头金！

抽了一口烟，他又说：药圣爷的《本草纲目》里说金子的成色分为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你们手上这块金子黄中带红，成色肯定在 80%以上，依祖辈们流传下来的说法，得到了这玩意儿等于找到了金脉。传说金脉身边必有灵兽守护，只有有缘分的人才会平安无事，就是不晓得你们的运气如何了。

金脉即含金矿脉，规模大的叫做金矿床。《天工开物》里记载：露出地表的矿脉称之为“苗”，金脉就称作“金苗”。这种金脉大都是石英脉型，当地球还是一团液体时，金物质由

于比重大，慢慢沉入地心，当沉降到 1900℃的高温层时又化为气体往上升腾。石英的熔点低于黄金的熔点 200℃，而且石英岩浆岩具有强黏性，一旦与金元素相遇，就会被它黏合，并被一同带出地面，一部分就成了“马牙石”。

和缓的春风吹拂到了他们脸上，众人的表情十分丰富，怎么也不相信那堆石头里会变出金子来。罗丹嘶哑着嗓子喊道：金脉是黄金之本源，我们总算没白忙活，啊！老天爷，为我们三个金矿老板而喝彩吧！

驼背老矿工边整理工具，边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模样很神秘：鹰嘴崖这地方很怪，总有人神秘地失踪，很多年以后又带着大笔财宝悄悄地回来养老，老人们说是他们的祖上积德，让他们挖到了大把金子……

他的声音很小，三个人只当他在自言自语说胡话。尹重脑子里先是一阵混乱，好不容易才清醒了过来，他靠过来小声说道：金价又涨了，还会暴涨！我们又找到了金子，看样子不发财都难了，真是天助我也！

他俩争着去看那块不算太大的金子，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理由再简单不过了：地产大鳄肖老板开金矿起家，身家过十亿，我们将复制他的成功之路，由此而奠定坚实的基础，再也不用受钱的气了！

黄金的价值自不必说，单是找矿的过程就充满了惊险和刺激。据说当地民风强悍，纵横资水河二百多年的排帮总舵就在此地；女人柔情似水，身材曼妙，这里自古便被誉为“美人窝”。挖金子既赚钱又刺激，拿罗丹的话来说：基本上类似于追求一位美貌与智慧并重，还身价不菲的女子，一辈子能碰到几次？

美人窝里的美女自古名扬海内外，来之前，尹重就打听清楚了，鹰嘴崖最漂亮的女人叫做春桃，有希望成为本县的形象大使，如果在这开个金矿，那还不是与春桃朝夕相伴？然后是日久生情，水到渠成……

他笑出了声，和罗丹互相击掌祝贺，异口同声冲刘流喊道：这地下确实有黄金，我们还等什么？干吧！

刘流努力调整好呼吸，挥了挥手便赶跑了他俩还浮在脸上的笑容：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事可不是想干就可以马上动手的。只有拿下鹰嘴崖的探矿权（又称勘查许可证），才有资格来挖金子。

罗丹摇头：我看未必要办手续，挖到了金子你就是资城的老大了，黑白两道通通摆平！难道你怕了？

他的话倒是不假，资城的矿老板是很多，但是真正赚到大钱的没几个，刘流点头认同他的观点，又摇头否认自己胆小。他的目光转向水库大坝上的水泥告示牌，猛的一惊，他记得那上面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个季节性水库，是下游上万亩稻田的灌溉水源。根据目测，金脉的位置离最高水位线很近，一到丰水季节肯定会被淹没。老矿工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忙说道：金脉会跟着山势走，你们不一定要在水库边上挖啊。

尹重知道刘流不是不干脆的人，他沉默自有他的道理，忙打圆场道：呵呵，路还长着，这事靠不靠谱？我们先回中州与东哥商量商量再说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冒险之旅要开始了，哥几个，期待吧！

老矿工的话正是刘流思考的问题，他做过工程，知道在水源地 200 米范围内不能施工，水库明显位于一条大断层之间，金脉应是由含金热液填充裂隙而形成，如果往下部延伸，巷道也理所当然要打到水库水平面之下，一旦打穿山体，那不会把水库给打通报废了？这搞破坏的罪名，谁能担当得起？按罗丹的说法，没有采矿权就私采，还要罪加一等。他又想：如果是那样，即使发现了金脉又能怎样？

还有，虽然鹰嘴崖平均海拔不足 1000 米，但地势峰峦迭起，沟壑连绵，大片的风化变质岩充斥其间，一股阴霾的雾气飘荡在峡谷中久久不散，又时明时暗地与一抹诡秘的霞光交

融变幻出各种形状，仿佛有只眼睛在山神庙后盯着他不放，顿时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有网友称这里不太平，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是非之地。

他不敢往下想了，决定马上赶回中州，所有关于鹰嘴崖地区的地质和水文资料，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应该都有。得到那些资料，金脉存在的可能性就一目了然了，他还可以找专家来验证，有机会做最后一搏。

下山走的另外一条路，几公里以后见到右侧山谷中倾倒下来一大片废石，显然山上有一个矿山正在开采。刘流放慢了车速，罗丹冲那努了努嘴说：那是潘老板的金矿，他是当地一霸，阴险又不讲道理，我们想来干首先要问问他的意见！再前面是个稀土矿，据说被日本人控制了，老板姓石，也是个厉害角色！

刘流终于发火了，冲他吼道：前怕狼后怕虎还搞个屁啊，咱们只比智慧，不比谁更加霸道！

罗丹闭了嘴，刘流知道自己过分了，忙转移话题说起了在中国古代矿业开采史上，资城的金矿曾经与著名的“滇铜”“川铜”齐名，铜加上粗锡炼制成的合金，就是青铜器。地质年代是一个概念，悠久而又永恒，记录着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一切。在遥远的中生代白垩纪时期，亚洲版块爆发了著名的燕山造山运动。鹰嘴崖地区地壳运动频繁，从地底涌出的矿物元素随着火山爆发在此聚集成团，历经了沧海变桑田的时光轮回以后形成了矿床。在矿产分布图上，资城市广泛分布古老的变质岩出露区，是一个盛产各种有色金属的风水宝地，50年代就在市区发现过重达十几斤的狗头金，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尹重也有他的想法，摇头晃脑打过一通电话以后，他凑过来对刘流耳语：流哥，我请教过资城市地质队的姚工，他说规模大的金脉长达几公里，我们找到的不一定是主矿脉，说不定附近还有更大的发现。

刘流默默开着车，隔了一会儿对他说：但愿如此吧。

手机在口袋里跳动，来了条短信，来自一个叫做苏荃的人：“我真的绝望了，花果山被国家开发成旅游区，师傅前几天也和白骨精结婚了！昨天没钱吃饭把金箍棒也卖了！真怀念我们一起取经的日子，八戒，你还好吗？”刘流气乐了，韦小宝的大老婆叫苏荃，而现实中她会是谁呢？敢变着法骂人，他一时想不起来。

4个小时后，车开进了省地质调查院大门。

经过软磨硬泡加上人民币的作用，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鹰嘴崖幅》放在了桌子上。50年代，为了寻找石油、铀矿等重要战略资源，当时的地质部联合石油部和核工业部，组织了一百多万地质大军，拉网式完成了大部分国土面积的地质调查工作，这份报告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成果，保密等级属于“秘密”级。

刚刚翻看第一页，他就接到了一个足可以令任何人心跳加速的电话，一个带着浙江口音的人恶狠狠地冲他吼道：是刘流吗？很好，我叫你多管闲事……我是谁？告诉你，我要砍死你，不砍不是人！

刘流吃了一惊：我今年30岁了，难道命中有此一劫？这年月搞诈骗的手法太多了，别是骗子吧？

正想着，公司前台小姐打了他另外一部电话：刘总你在哪啊？刚才来了一伙人找你，见了美女都虎着脸，你没有得罪他们吧？刘流这下相信了对方不是骗子，而是歹徒，但是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啊，这也太扯了吧？就在刚才，对方还不屈不挠地声称要砍死他，而且发了毒誓，他不得不去考虑被砍的可能性了。

思来想去，他得出了结论，只有黄晓娜事件和那个浙江人有关，事发突然，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去年冬天中州郊区出了件怪事，一农户家中的水井，居然冒出了汩汩热气，那热水可以焐熟鸡蛋，用来洗澡还嫌太热！农户给电视台报了料，马上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和猜测。因此处地层不是砂砾岩结构，不具备产生温泉的地质条件，地质专家们始终不能给出一个合理地解释。这下更热闹了，那地方一下子冒出来好几家娱乐场所，一个浙江老板甚至请来了工程队，欲钻探出一口地下温泉，兴建一个温泉度假村。

不久，人们认为此事既然得不到证实，那就当客观存在好了，农户周围土地的价格是一涨再涨。三个月前，刘流随着记者、专家们去看热闹。黄晓娜也在，刘流上午刚刚和她交换过名片，没想到下午又碰上了，她是《晨报》记者，穿了套职业装，脖子上挂着大镜头的照相机，脸上却冷冰冰的不理人，看上去就很拽。很多人不去看温泉，而是专门盯着她弯弯曲曲的身材看。她经常随市领导下基层、搞调研，耍点态度也是自然的。刘流那时在东哥手下混了个总经理，偶尔上回电视，在他那个小圈子里有些号召力。

专家们仔细查看了一阵却是一筹莫展，有人提议要申请经费做个课题来研究，刘流实在看不下去了，提出他的见解：依我做工程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水井中的潜水泵漏电，加热了井水，因此而形成了“温泉”。

这是事件的真相，他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地质专家们一哄而笑，看热闹的一哄而散。黄晓娜觉得很搞笑，抿着嘴对他笑了笑，眼神顷刻间由斜风细雨的阴天换成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事毕，她欣然同意共进晚餐，然后去泡酒吧。酒吧里，她摆动着身体呐喊发泄，胸部有意无意地碰撞他的后背和胳膊，到了午夜她已经东倒西歪了，他送她回家并把她抱到了床上。她在装醉，当他无意中抚摸到她的细腰时，她马上就从醉酒状态中清醒了，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就这样，和她完成床上那点事自然就不需要再费劲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场闹剧没想到被刘流这个菜鸟所终结了。土地即日就大幅跌价，

“投资客”们的收益预期泡了汤，脑子大受刺激，要放他的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尹重知道了他的故事，非得要他躲起来暂时避避风头，他才十分不情愿地躲进一家宾馆。心里开始疑神疑鬼起来，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他，让他浑身都不自在。那地方没人陪、没人喝酒和聊天，他不禁骂道：世事难料，真是好事多磨难啊！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他还是躲了起来，其他一切活动都免谈。尹重和罗丹知道他有性命之忧，除了安慰不要性急，居然还调侃上了：你从深圳回到故乡，又可以与你那帮省委大院的发小们躲起来喝酒了，要不就与那帮文物贩子结伴为伍，度过些日子。不过，也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不正好躲到山区去挖金子？

房间里充斥着洗洁用品的气味，那块金子不时浮现在眼前，他翻身起床，又一次拿起了地调院那份资料。资料上面这样写道：鹰嘴崖成矿带处于东西向韧性断层与南北向破碎带交会处，前者规模较大，宽约 100 米，主要由一系列强变形的岩石与劈理带组成，劈理带内矿物定向压扁拉长为透镜状或眼球状，并有较多的石英脉碎块；后者规模较小，宽约 10 米，老乡当年在此规划带中开采锑、金。而且矿区位于构造交会部位，破碎带规模较大，已有很好的金、锑显示，是寻找金矿的最有利地段。

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断层和破碎带的交会处应该是在水库的位置，和他们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而后面那条规模小的矿带在哪里？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找不到答案，刘流越发觉得整个事件充满了悬念，他第一次坐立不安。翻开日记本，他愤懑地写道：再这样躲下去，老子不是要与金脉失之交臂了？

扔下笔，他又想叫黄晓娜过来亲热一番，转念一想：和她的关系好不容易发展到床上，如果那浑蛋真的追杀到这来，我解释得清吗？黄晓娜会怎么看啊？我这不是鸡飞蛋打做了亏本生意？

正所谓祸不单行，黄晓娜也在惦记着他，发信息过来问：笨蛋，你在哪里？我看中了一辆甲壳虫，你陪我去看看呗？刘流的全部资产算起来大概抵得上一部甲壳虫，但这钱他是准备拿来开金矿的，怎么舍得让她如此挥霍。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回复道：宝贝，甲壳虫有什么好的，“狗男女”才喜欢！太俗气了！

她发过来一个愤愤的表情：你说什么？难道我们是那个什么男女？给我说清楚点！刘流憋住笑，耐心地解释道：“狗男女”是指一女人、一条狗、一男人开着甲壳虫上街兜风显摆的意思，而且已经过时了。

她最烦的是不能标新立异，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果然，她惊叫着回复道：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不去啦！我们过几天去看迷你跑车吧？开过去给我叔叔看看。刘流咬着牙说：好，我正想着给你买一部。

勉强摆平了她，刘流的背汗湿了，不由地叹气：好险啊！尹重平时喜欢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以为无中生有才显得他知识渊博，他打电话说：去了一趟鹰嘴崖你就被人追杀，我们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东西啊？

刘流从来就不信邪，加上即将大出血心里不爽，便狠狠地挂断了他的电话。天又黑了，他很想出去散散步，罗丹劝他道：昼伏夜出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真的惨遭不测，那谁去“照顾”那条金脉呢？

电视机从白天开到晚上，百家讲坛里，易中天先生又开讲了：刘邦从混混起家，直到灭秦打败项羽创立大汉王朝只用了七年时间！刘流没有汉高祖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尹重要黄金也要春桃的野心，他只想圈块地建几栋别墅和兄弟们朝夕相处，他还要彻底改变黄晓娜的拜金思想，做个标准的贤妻良母。

中州电视台连续播放了有关部门打击黑矿山的报道，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代表了政府方面的态度：今后将严厉打击无证开采！警告各位，搞黑矿山根本是行不通的！尹重也看到了，他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我们不能采纳罗丹的意见搞无证开采，随时有可能被政府

封掉，你说怎么办啊？

船到桥头自然直，刘流相信总会有办法的，他依旧不敢出门，房间里堆满了方便面盒，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乱得像个狗窝。另一哥们儿牛大伟却很闲，帮他买来了一套《地质构造学》。刘流啃起了书本，不得不自嘲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不管干不干得成，也不能稀里糊涂地当个白痴。

3

两天后，半夜。

刘流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他的老师打电话过来，约他一起去邻近市搞一次鉴定。一户居民在拆老房子的时候从墙壁中发现了许多“老东西”，他们估计是文物。老师姓邱，玩了几十年古董，在中州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刘流于半年前拜他为师。第二天一早，他偷偷地出了门，见到阳光心情就激动，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他开车属于飞车党一类人，邱老师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表扬他很会节约时间。

很快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处正在拆迁的旧城区，大部分房子已经被拆除，只剩下一堵老旧的墙壁，孤零零地挺立在瓦砾之中，一派苍黄的气象。墙很厚，根部露出一个大洞，房子的主人介绍说那些老东西就是从这个洞里发现的。看完现场，房主又从一个编织袋里拿出一只青花大碗、一只胭脂盒，还有一座锈迹斑斑的铁菩萨，并把这些看起来邋里邋遢的东西放在一张破桌子上。邱老师慢慢地踱了过去，拿出放大镜仔细地查看起来。一旁，观众的神情便有些紧张，他们知道邱老师在中州文物鉴定界是鼎鼎有名，经他看过的东西极少看走眼，鉴定结果十拿九稳，因此丝毫不心疼即将要支付给他的 1000 元鉴定费。

邱老师一边看一边随口问道：你们是本地人吗？房主姓张，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他边添茶边回答道：我奶奶是，我爷爷不是，他是从资城市一个叫做鹰嘴崖的地方过来的，是个上门女婿。

刘流又听到了鹰嘴崖这几个字，不由得来了兴趣：你爷爷姓什么？当年在鹰嘴崖种田，还是做点别的事情？房主还没有回答，他老婆“哼”了一声，指着房主抢着说：这老东西，当初变着法儿追我，说尽了大话，吹嘘他的祖辈在当地很有势力，而且还在鹰嘴崖挖过金矿，有钱得很！把我骗到手以后，哪里见着金子的影子？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刘流赶紧住口，免得戳中那房主的痛处。

谁知那房主并不服气，脸色瞬间变得通红，本来浑浊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抢白他老婆道：说了很多次你都不相信，鹰嘴崖的地底下就是有条金脉！我爷爷称之为“阴脉”，可惜他老人家死得太突然，没有把阴脉的秘密完整地留下来。否则……就你这模样，做丫鬟给我端水送茶也不配！他老婆比较明智，明白当着众人不便吵下去，就说了句：还丫鬟？晚上要你睡屋外头去。眼见张先生瞪眼生气，她也及时住了嘴。

刘流不知道阴脉为何物，结合前段的经历，他猛然想起了老矿工的那段话，两条线索加起来，他认为金脉的传说应该没有假，心里又蠢蠢欲动起来。难道房主的先人真的找到了金脉？是不是就是他们看到的那条呢？看到眼前那几样破烂玩意儿，他又泄了气。邱老师放下放大镜对房主老婆说：就是金山银山，家境败落也是很正常的事，很多老玩意儿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流入到市面上的，我见得多了。

房主尴尬地笑了笑，很是为他的祖辈感到惋惜。刘流不甘心，追问道：你说的是水库边上有条金脉吧？

房主气晕了，对他毫不设防，忙摇头答道：肯定不是，水库是 50 年代搞水利建设的产物，在我爷爷那会儿仅仅是一条小溪。我奶奶从我爷爷当时的一举一动分析，她老人家推断金脉是在鹰嘴崖周围的大山里。

果然还有另外一条金脉存在，而且绝不是传说，刘流心里一阵狂喜，又担心继续问下去会引起张先生怀疑，便装作无聊的样子伸出手指弹了一下佛像底座。脏兮兮包裹着一层黑泥的底座稳若磐石，立即反弹回来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作用到他的食指神经，传过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他不得不收回了手，握紧了拳头好压抑住食指的疼痛，心里却在臭骂这该死的废柴，

令他如此倒霉。

不一会儿，邱老师很快就鉴定完毕，他笑着对那房主说：你这几样东西是清早期的家庭用具，这个碗是民窑烧出来的，胭脂盒是旧时瓷器店里的大路货，这座铁佛的制作工艺也不精美，甚至称得上很粗糙。东西都是真的，但价值都不大，按目前的市场价也就是几百块钱一件。他收拾好放大镜，对房主说任务完成，该走了。那房主还一直纠缠着问这问那，担心邱老师看走了眼，使得他满怀的希望落空。

邱老师便详细说起了那几件东西的来龙去脉，最后，鉴定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他再次说要走的时候，房主准备掏钱出来付鉴定费。邱老师摆了摆手说：算了吧，都是朋友介绍的，给不给无所谓。

房主的期望落空，不用掏钱免费鉴定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碍于情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正犹豫间，他“精明”的老婆在一旁开了腔：邱老师，你要是看得上桌子上的这些东西，随便拿一件走算了，反正不值钱。

邱老师又摆手拒绝，在房主的一再请求下，邱老师不情愿地把那座佛像拿开，拿着佛像的底座对房主说：你把这个给我表示点意思算了，这些东西都是你祖上留给你的，我怎么好意思拿？

房主和他老婆马上表示同意，生怕邱老师反悔。走的时候，邱老师反而掏出了两千块钱递到了房主手上，说白拿总不好意思，这点钱就当是买那底座的钱。房主很意外，接着是一阵惊喜，连声说着谢谢，并一路把他们送上了车。刘流拿着底座跟在后面，感觉沉甸甸的，一打开车门就把它扔在了座位底下。

回中州的路，邱老师长叹一声：张家主人的祖上不简单啊！我寻觅多年，却不知道张家后人原来住在这里，竟如此潦倒！刘流没听明白话外的意思，忍不住问：邱老师，拿个破底座有什么用啊？吃他们一餐饭也比这要划得来！他的意思是你做人情，我还要赔上汽油费和过路费，精神损失费就算了，做徒弟的只能忍气吞声听你教诲，但是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至少也要混一餐饭吃啊，哪怕是最便宜的浏阳蒸菜也好。

邱老师“嘿嘿”地笑了两声，吩咐刘流停车再仔细看看，甚至掏出了放大镜递了过来。底座脏兮兮的，与破铜烂铁无异，刘流弯着腰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名堂。邱老师见他如此不开窍，找出一把螺丝刀又递过来，刘流接过去使劲在底座上划了一下，被划开的地方立刻出现了一条金黄色的金属线。

刘流问：这个怕是铜的吧？就算是，也没有什么价值啊，你老人家拿它干吗？邱老师生气了，手握拳头，敲了他的脑袋一爆栗，大声吼道：那么长的时间铜不会被腐蚀，生出绿色的铜锈啊！我教过那么多的徒弟，就属你最笨了，没有出师之前不准说是我的徒弟，听见没有？

原来如此，刘流恍然大悟，激动地说：那这个是金的咯？啊，发达了！他忘了这东西可不是他的，要发财当然是邱老师发财。邱老师毫不怀疑地说：当然是的！刘流问：为什么你不用看就知道，难道参悟出了《周易》，会掐算？邱老师有些得意，耐心解释道：刚才，听房主说他爷爷是鹰嘴崖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地方有开采金矿的历史，挖到金子远走他乡很正常。房主不是说他家祖上找到了金脉吗？我本没有注意到那底座还藏有玄机，你弹出的那一指，落在底座上无声无息，说明此物的密度相当大，绝对是一种金属制成，而且不是一般的金属！刘流吃惊得张大了嘴，心想原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邱老师眼里。

邱老师继续说：再说，财不露富，你以为那人的祖上是个蠢宝啊？把不值钱的东西埋起来留给后人，让后人怀疑他的智慧？他这是欲盖弥彰，遮人耳目，为的是保护这个金底座。明朝首富沈万三有眼力，遇事肯动脑，一日他遇见一个卖铁猫的，他见猫眼是宝石做的，便断定猫身是由黄金打造而成，只是为了不打眼才涂成了黑色，结果果然和他料想的一样！你啊，遇事多动动脑吧，要不然怎么捡得到大漏？

邱老师无缘无故、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地就发了个小财，刘流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他这种修为和眼力没有 10 年的工夫是不可能练成的，基础要从《地质学》学起，想到这里刘流就不禁汗颜。但是，鹰嘴崖这个地名和金脉再次出现，而且出现在距离鹰嘴崖三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他认为这就不是巧合了。

回中州以后，刘流由于弹了佛像底座一指引起了邱老师的注意，也算是有功劳，邱老师就打发他去化工店买稀盐酸用来清洗。他刚出门便收到了牛大伟的警告：浙江佬到处打听你的行踪，都打听到我这儿来了！你还是不要露面为好！刘流只好缩了回去，委托他代劳。佛像底座在清洗掉那些岁月留下的包浆和污泥后现出了本色，金光闪闪的傲然挺立，拿秤一称足有 1 斤多！卖掉就能换回来十多万人民币！

那闪闪的金光仿佛照亮了刘流的心，让他知道要发财原来也不是太难，只要方法对头，心狠手黑下得去手。几天以来，他更加对所有黄色的东西都感兴趣了。他不仅想起了哪位名人的名言：知识就是金钱！还有那些诸如：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励志的格言。东哥也有同感，不同的是他说黄色还代表了暴利！

黄晓娜见识了刘流的“胆识”，加上当晚又有个小插曲，很快便离不开他了，她光着身子的时候，喜欢逼着他说“我爱你”，然后昏天黑地锻炼身体。赶巧的是，她姓黄，是最正宗的炎黄子孙。她说她的幸运颜色居然也是黄色，并且说黄颜色代表的是胜利。刘流又想起了那颗躺在手掌心里的金块，从发现它到见到黄金底座，相隔的时间很短，这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他不知道答案，觉得两件事前后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搞不好就是上天于冥冥之中给他的预言，暗示他下半辈子将与黄色的金属为伴，他想：莫非这是天意？东哥讲究风水八卦，他也会这样认为吗？

东哥的全名叫罗东，在中州开了一家投资公司，今年又开了个铜矿。

他和尹重是刘流最为重要的朋友，这辈子注定了要混在一起，如同喝酒就离不开花生米。大学时代的兄弟感情很深、最纯，这一点罗东喝醉了酒也不否认。他现在是有了钱了，对刘流和尹重，他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分彼此，一起吃喝、打闹、去泡妞，就像当初在学校里混日子。他先认识了黄晓娜，她叔叔是市委组织部的吕长风部长，还没有下手，她却成了刘流的女朋友。这事让刘流心里有愧，总觉得欠了他一个大人情。就在几年前，他们还都在各自不同战线奋斗，感受着各自不同的环境和际遇。

遥想当年，他们就开始“搏击商海”了，说白了，全是没钱闹的。俗话说，王婆卖瓜，还可以自卖自夸，那时他们穷得叮当响，种西瓜根本就不会，又没有“狗皮膏药”可以拿来坑蒙拐骗，想上演一出快速致富的话话剧，却差点因为没有“道具”而夭折。某一漆黑的夜晚又正好停电，三兄弟在寝室里开了个圆桌会议，一致决定要从实际出发，凭自己的手艺吃饭，理由是他们读的是无线电专业，修个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简直是小菜一碟。主意倒是不错，兄弟们也很支持，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谁会送“肉”上门？

那时候刘流家住省委，父亲担心他“学坏”，便让他走读。虽然家境不错，但零花钱由兄弟们一起来“分享”，他还要在女同学面前献殷勤，显然就捉襟见肘了。刘主任从来不为自己的儿子谋取私利，计委的国产桑塔纳小车他仅仅坐过一回。刘流经常坐在树下为没钱而发愁，就更不用说花钱请女同学去逛街了。

没钱用的日子自然很苦闷，他去姐姐家里蹭饭，姐夫见他愁眉苦脸，帮着出了个主意：当年的大商场都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推销电视机等家电产品，回收来的旧电视机和音响、录音机太多了，还有旧电脑都堆在仓库里当废品。很多还可以修好再卖出去，赚点零花钱应该不成问题。罗东的精力旺盛，并且极富冒险精神，马上决定试一试。他俩壮着胆子，去了当时中州最大的商店，像模像样地找家电部经理谈判。凭着他们的三寸笨舌和不经意间从骨子里表露出来的极其真诚的态度，经理终于动了恻隐之心。

收下他们凑钱买来的两包白沙烟，经理痛快地点头同意了：不论好坏，以电视机10元一台，音响5元一台的价格统统拉走，这结果令他们欣喜若狂。在回校的路上，罗东自吹自擂起来：敢迈出第一步的就是英雄，如果畏手畏脚，哪里有机会？啊，我们两个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烈日炎炎，他俩黑汗水流地用三轮车把那些旧货都拉到了学校，罗东连夜组织了几个技术好的同学日以继夜地进行修理，修好的由尹重去推销，也算是发挥他一技之长。意想不到的，他们的二手设备便宜实用很受欢迎，第一次出手就赚了钱！尹重还另有收获，勾搭上了一个学中文的小妹妹。

赚了钱就该去挥霍一番，兜里有钱了，绝大多数人会那么做。天天莺歌燕舞，三个人闹出的笑话不下一箩筐，“丑闻”频现：罗东爱俏，非名牌不穿，他去黄兴路边地摊上买来一套冒牌“梦特娇”西服，穿了两天，后背开裂还浑然不知；尹重好赌，从校园赌到了校外，连续坐庄一星期，因为赌技尚嫩，又不会“出老千”，财政状况便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尚有欠账若干；刘流好吃，每晚请他们带着梦中的女同学去宵夜，推杯换盏直至学校门口的夜宵摊收档，由于吃得太多凉拌海带和臭豆腐，引发了胃炎。

无忧无虑的大学四年过去了，毕业以后，他们各奔东西。尽管时过境迁，他们的兄弟情不但没有因为相距千里，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回复到当初的平淡，反而演变得越来越强烈。刘流回中州发展，他认为是大势所趋：一来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眼睛里